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弥渡文史资料通讯

第 四 期

弥渡县政协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

目 录

滇缅公路的修筑

——鲁根旺

中印公路的修筑

——鲁根旺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弥渡“的的歌咏队”、“渡江球队”的回忆

——徐宗文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红岩发生的两件事

——邬友高

滇缅公路的修筑

鲁根旺

滇缅公路，是中英两国商定开辟的。路线是从中国昆明起，经禄丰、楚雄、云南驿、下关、永平、保山、龙陵、畹町至缅甸腊戍。全长一千一百四十六公里，中国境内路段，由中方修筑，缅甸境内路段，由缅方修筑。

中国境内路段，全长九百五十九点四公里。由昆明至下关四百三十四点八公里，为改建工程，由下关里畹町，五百二十四点六公里，为新建工程。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八月日军进攻上海，进而南部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中国与外界的海上通路，受到严重封锁，国内急需外援物资，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国和盟国商定后，共同修筑这条公路。

滇缅公路，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修筑的。公路沿线，通过横断山脉纵谷区，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要在高山峻岭上开路，悬崖陡壁间架桥，在低湿的峡谷，瘴气流行，各种急性传染病猖獗。筑路民工，来自四两八方，自带行旅衣物食粮，住在树枝搭成的窝相里，可谓是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而且没有先进设备，全靠两支手，使用炮杆、大锤、铁镐、锄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工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就把这条公路修通了。

这条公路工程，限期一九三八年底通车，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陆续开展，滇两各县，征调民工二十多万人，弥渡县先后轮换出工六千多人，占用袁户庄烧纸山、南甸、大东村、加罗辅、靛缸坡、山后、八沟阱，计一百四十一人

一亩。全线民工，日夜赶修，到一九三八年八月，全线通车，完成土方约二千万立方，石方约二百万立方，永久式桥二百零六座，半永久式桥二百七十一座，石涵洞二千一百九十六个，木涵洞一千一百一十四个，铺碎石一百多万立方。为了这条公路，筑路员工，含辛茹苦，胼手胝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工死亡约三千多人，技术人员殉职的也不少，这是各族人民在修筑滇缅公路中所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的献身精神。

这条公路，在腊戍与铁路衔接，南通缅甸仰光港口，一九四〇年九月，日军侵占越南北部后，截断滇越铁路，所以这条公路成为我国唯一通道，盟国援华物资，由海路运到仰光，再由铁路运到腊戍，最后由滇缅公路输入昆明、重庆各地，修通后，沿线汽车昼夜不绝，每天运输汽车三百四十辆至五百三十辆，个别路段八百多辆，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共运物资四十多万吨。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军占领缅甸后，这条公路被切断，直到一九四五年元月，中美军队在缅北反攻告捷，这条公路又才通车。

中印公路的修筑

鲁根旺

一九四二年四月，滇缅公路截断后，盟国援华物资无法输入，中国战场物资供应发生困难，为配合太平洋战区形势的发展，并为以后在缅甸和中国大陆的反攻作准备，美国决定修筑中印公路，打通中印缅陆上交通，重开中国西南门户。

筑路工程队，以美国一个工兵团，一个航空营和中国两个工兵团为基干，吸收印度一万二千名民工和二万名中国民工组成，工程于一九四三年春从印度利多开始，先修筑印度境内路段，为保证公路修建，驻印度的中国军队和美军一起发动了缅北反攻作战，边打边筑路，互相推动，一九四三年六月，驻印度的中美军，从利多入缅，十月发动了反攻战役，一九四四年春，公路修入缅甸境内，八月五日，中美军收复缅北重镇密支那，公路也随之修到那里，从而奠定了缅北胜利的局而。

中印公路，由利多到密支那，再由密支那分成南北两线插入中国，南线由密支那经八莫南坎至畹町，北线由密支那经腾冲至龙陵。

一九四五年元月二十七日，由印度东进的中国驻印军和美军，云南南下远征军，西支军队会师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了，随之百余辆军车组成车队，从畹町出发，经滇缅公路北上，于二月五日，驶进昆明，从此中国西南与世界沟通的陆上路线，便畅通无阻了。

中印公路的修筑，是以机械化为主，但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也遇到种种困难，在缅甸境内的八莫至南坎路段，山势险

峻，道路蜿蜒崎岖，共有二百多个乙字形弯曲，还有不少人迹不到的地方，茫茫不见边沿，原始森林和丛林，使筑路机械寸步难行，民工们先用刀砍斧伐和炸药爆炸，然后才能进入机械施工，每天工程进展约二公里，雨季来临后，那里的降雨量平均每年高达四千毫米以上，为世界所罕见，加上出没于树林草丛中的猛兽毒蛇蚂蝗，频频袭击施工人员，使人裹足难行，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不同国籍的部队和民工，为了共同的目标——战胜日本法西斯，他们密切配合，努力奋斗，及时完成任务。

据估计，在修路两年中，约三万多军民，献出了生命，这条用血筑成的公路，成了中美英印缅等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团结抗敌的象征。

中共弥渡县委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五月七日打印

共一百七十

• 2 •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弥渡“的的歌咏队”“渡江球队”的回忆

——徐宗文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强化对云南统治。指使嫡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昆明警备司令杜 明于十月三日深夜围攻昆明五华山，攻入省政府，威逼龙云交出云南军政权。龙云带着女儿到南京接受蒋的软禁，当了个无权的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国民党特务大批涌进昆明城，民主堡垒的昆明成了“勘乱”对象。反动派党团军警特务勾结起来，恣意横行，白色恐怖笼罩昆明城。昆明变成了人间地狱。

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了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及四十多所中等学校的进步教职工学生，及社会各界革命知名人士，革命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得到了省内、国内各界响应支持，撵走了李宗黄、关麟徵。四烈士出殡时数万人结队游行。

敌人对其失败不甘心，疯狂摧残革命力量，妄图捣毁民主堡垒。根据地下党指示，大批进步学生离开昆转移到滇东南西各县，利用各种关系到中小学当教师或从事其它社会职业，建立据点，进行宣传，扩大进步力量。

弥渡旅昆学生进步青年，多数参加了“一、二一”运动，并

先后转移离昆。其中有尹宜公、朱浴、朱式彬、徐宗文、蔡国宗、杨宽、杨葆、杨祚、郑佑生、徐宗唐、盛元明、李鑫鸾先后回弥，以及在大理读书的奎学武、朱永盛、张兰生、李培因、杨云彬、杨迁春等人也先后回弥。和原弥渡中学教师史国泰、杨春华、李宝善等联系，通过家庭及社会关系，争取伪政府教育局的委派到弥渡中学、弥城小学、密祉小学、高营、铁柱、史进、西庄小学任校长或教师，先后把这些学校变为据点，利用公开职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四六年春，由尹宜公、史国泰、朱浴、朱式彬、徐宗文等倡议成立了“的的歌咏队”。的的是很小的一点，意思是革命工作要一点一滴做起，从小到大，星星之火，越烧越大。用方言定名，通俗贴切。的的二字有警笛声，极引人注意，号召力很强。队址设在弥渡中学，又由李宝善倡议成立渡江球队。

歌咏队、球队由昆转回的进步学生和原弥中进步教师为骨干，吸收弥中进步学生及小学教师入队。表西搞唱歌跳舞，打球，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作，传送地下党指示，和解放战争消息，宣传革命发展形势，引导青年倾向革命，提高广大群众觉悟，增进对共产党了解，为地下党开展武装斗争、解放弥渡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

歌咏队队员有的在昆明参加过“海啸歌咏队”在冷岑赵讽、孙慎等音乐家教导下学过乐理，在大理受过音乐家林之音的教益，多数要逐句教唱。后决定由徐宗文编写《音乐常识》，由史国泰、朱浴、朱式彬、杨春华、徐宗文、奎学武、杨迂春编写了歌曲集《小学歌材》第一辑，由永兴祥石印馆秘密印刷五百册，在队员中散发。

由于无专项活动经费，编写歌集的印刷费用都是编写人员自动捐资拿来开支，编写都在业余课余时间和深夜选择安全地点进行，还要专人轮流放哨，应付意外，编写多在竹子巷朱式彬家小楼，大家不怕艰危，日以继夜，突击编写，即早完成，编写和缮印的是史国泰、朱式彬、徐宗文，封面设计和插图是奎学武、杨迂春手迹，由赵香谷先生的永兴祥石印馆承印，赵怕《小学歌材》里选有《五块钱》、《茶馆小调》、《盘田人》、《金凤子》、《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数十首歌曲，会闯大祸，经过说明，出了印题，由编写人负完全责任，他才大胆应承下来。

《音乐常识》、《小学歌材》两个册子印发后，队员努力钻研，读谱，视唱能力普遍提高，每星期在弥中练唱一次，由尹宜公、杨春华、徐宗文轮流担任指挥，唱会了又向各小学据点传授，在昆学生经常把革命歌曲和进步书刊邮寄回来，或假期送回，通过唱歌打球，在弥渡造成了革命声势。

歌咏队是半公开性质的。表面是弥中学生组织的文娱团体。球队是公开活动。由社会青年参加，反动派嗅到革命歌声咬牙切齿，图谋摧毁革命力量。首先把矛头指向两个队。三青团头子开列两个队的骨干黑名单，写黑材料，勒令渡江球队向三青团“报请备案”。地下党对此研究了对策，以球队名誉写了“报请备案”公文。理由是搞游泳运动要渡昆江，就要有强健体魄，就要以球类活动作起等语。参加球队的成员队长李宝善，列举了参加球队的许多弥渡绅士子弟名字，表明是运动锻炼。通过统战人士盛铎未式武对国民党三青团作了工作，讲其当前形势，晓以大义，指点他们看远一点，勿为己甚，以免将来不可收拾，后悔莫及等等，就这样在收到公文后，也就不再纠缠了。

一场风波过去，渡江球队就此变为合法团体，两个队照常活动利用节日假期在弥城、西庄等地进行文娱节目演出，扩大宣传。

反动派仍不缩黑手，对所印歌材又怕又恨，他们警告永兴祥石印馆，禁止印刷歌材。因此，《小学歌材》出了第一辑就没有继续下去。以后地下党又以弥中、弥小和教育局为据点采取机秘手段，油印了更多的革命歌曲、文娱宣传资料、党内文件，向各个据点传送。

二、在文体活动中，壮大党的地下组织

歌咏队、球队活动，发现和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经过考验

都先后入党或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四九年上半年城乡据点先后吸收入党加入民青的有二百多人。不少参加地下武装，分批派往祥云下庄街接受滇西人民自卫团培训，扩大了革命队伍。近千人参加青年联谊会、人民解放同盟、弟兄会、农抗会等党的外围组织。近时地与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多数成员则隐蔽下来，创造条件，掌握武器，伺机而动，参加武装斗争，解放弥渡，夺取政权。

三、拿起武器，迎接解放

一九四九年四月滇西地下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滇西人民自卫团进驻弥渡县城。弥渡地下党一声号召，城乡地下组织成员奔走相告，立即响应，带了武器集中县城，接受整编，编为滇西人民自卫团第三支队。以后又编入中口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

歌咏队和球队成员，大部分参加了三支队，成为骨干。有的担任指挥员、政工干部，革命歌声和体育活动由队员带进了三支队里。随军转战于弥渡、南涧、宾川、盐丰、祥云、景东，不怕流血，高歌猛进，先后解放了这一片地区。

一九四九年底，在祥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胜利会师，欢庆解放。经过战争，歌咏队和球队队员，有的编入解放军，有的转到地方，有的队员留在弥渡坚持斗争，解放后参加

了工作。

“的的歌咏队”，“渡江球队”是解放战争期间，弥渡进步青年^在进步思想影响下组织的群众团体，后在地下党领导下，以巧妙的策略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唤醒了民众，投入如火如荼的斗争，团结了人民，打击了敌人，在弥渡地下斗争和迎接解放的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人才，在弥渡地区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红岩发生的两件事

——郭友高

成立红岩民众阅览所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中日战争的战火烧到了云南边境。使后方变为前线。腾（冲）龙（陵）失守，许多难民和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士兵，象潮水一样流入内地。当时，形势顿时紧张，人心惶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军民庶众时时注视关切着前方传来的消息。

为安定民心，及时传递消息，增进人民大众的知识，红岩镇（又名彩云镇）教育委员会沈存魁、马瑞逢等人倡首创办“红岩民众阅览所”。经呈报凤仪县教育局批准备案，委任红岩人杨雨膏为所长，所址定在今红岩完小内。

经筹略就序后，举行成立典礼，会上当时在家休养的保护国名将赵钟奇先生，亲笔题书“文明素餐”四字相赠，参议会副议长张国藩，彩云镇镇长钱谦均为阅览所题字留念。

“红岩民众阅览所”是在许多热心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邑人袁少菴先生自动捐赠家藏古书《东莱博议》、《通鑑》和我县

历史学家师荔扉先生的《滇系》，清乾隆年间我县女诗人袁漱芳的《漱芳亭诗稿》等，并向县教育局借来《万有文库》等图书。邑人马国柱捐资一百元，订阅了民国时期出版的报刊杂志，添购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辞汇》、《辞海》、《辞典》、《地名大辞典》、《少年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史概要》、《古今名人传》和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共数十种。报刊有《云南日报》、《中央日报》、《新观察报》、《高原周刊》、《小时报》等，供民众阅览。

最引人注目的是阅览所门前的黑板报，上面摘登抗战的最新消息，每周一次。只要黑板报一出，就有许多人围观，连不识字的老翁、老妇，都挤在人群里听别人大声朗读。有时读到某城某地沦陷时，人们脸上表露出默默的苦哀，当读到某时某刻中国军队在前方打了胜战，人群里欢声雀跃，“打得好！”的喊声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

一次，正当大家围观在黑板报前，读着日本军国主义者逼近保山，人们正在惊惶失措的时候，人群后面站着一位身材魁伟，穿着一件青布衫的人，身边还带着两个穿黄泥子军服，佩带着少校军衔的卫士。他看到了这种情况，走进人群向大家讲了当时的形势，中国一方的大体情况和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当时任云贵监察

使的爱国将领，朱德总司令的老师李根源先生。听说他是来红岩与赵钟奇先生共商滇西抗日大计的。

就是这小小的民众阅览室，牵动着千百人的心，激发着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关心和支持，使阅览室越办越繁荣昌盛。阅览室一直办到解放前夕关闭，所内珍贵史料相继散失，所剩无几的也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如今红岩地区的老一辈回忆当年阅览室的情境，都还历历在目，赞叹不已。

向缉发等人抢窃红岩镇公所

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军队占领腾冲、龙陵一带，逼近保山。国民党军队失利，散兵不断从前线败退下来。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中校营长向缉发（籍贯不详），从畹町、腾冲战役中溃败后，伙同部下数十人，抢了一辆小车，打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检查团”的旗号，沿途抢劫。在当年深秋一个夜晚的十二时左右，开车窜入红岩镇，抢劫了镇公所。

当天夜晚，浩月当空，我还未入睡，听到东街传来几声枪响，过后又静寂无声。我想，在这非常时期，街上有壮丁巡察，早规定没有紧急情况不许开枪，但枪响过后，为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为了看个明白，我向东街走去，到了镇公所门前，连一个壮丁的影子也没有，只见两个老妇在门前低声耳语。我走上前去问她们，

“听到枪声没有？”她们说，“听到了，枪声响后，一伙人大喊大叫，闹了一会开着车子往东去了”。接着，我走进镇公所，只见院子里丢着两只被刀子戳破的空皮箱，台阶上到处是公文、函件之类的东西。这时，前任镇长张禄、镇公所董师爷二人相继赶来。张禄责问董师爷：“人到什么地方去了”？董答：“到各保催款去了”。接着，两个镇丁走进来，一个是负责炊事的，一个是刚才站岗的洪恩。张禄指着他们大骂，洪恩向张禄报告当时的经过。洪恩说：“我刚接岗三四十分钟，从东街开来一辆小车，在镇公所门前停下，车上跳下四五个身穿军服的人来，手持长短枪，还没等我盘问，头上就被打了一掌，抓住我的枪往所里拖，他们将我监视在台阶上，然后到各处搜查去了，我借此机会从厕所后墙逃跑出来”。

张禄听后，吩咐去将赵镇长（赵幼衡）找来，这时已经午夜三点，我随即抽身回家。

次日消息，当晚将情况电告了凤仪县代县长胡占一。天刚亮，支路的甲长又来报告说，车路边扔下枪弹，镇上派员到现场进行了清理，发现失去了“七九”枪两支。三四天过后，省政府来电责令，提出三点，①我堂堂镇公所，被区区毛匪抢劫一空，在职人^贵何在？②战时军人，武器与生命^未有连接关系，武装失而人^未是何道理？③平时训练武装壮丁子今何用？镇长赵幼衡接电后，立

即告诉其父赵忠奇。赵也很伤脑筋。事也凑巧。两星期后。向缉发等人相继在昆明黄土坡大板桥作案被擒获。省政府又电告凤仪县说。案子正在审理。令红岩镇镇长赵幼衡赴省对质。因赵幼衡患有癫痫病。怕到昆明复发。其父赵忠奇亲自写给省政府主席一封私信。由三子赵筱衡带着赴昆对案。

审理结果。判处向缉发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协从分别判以徒刑。此案就此结束。